



搜狐读书 2005网络最劲超人气小说 津门当红写手张铁钜献

搜狐、天涯网站总点击超3000万，评论8000帖

原名《津夜，灯红酒绿》

# 津夜，往事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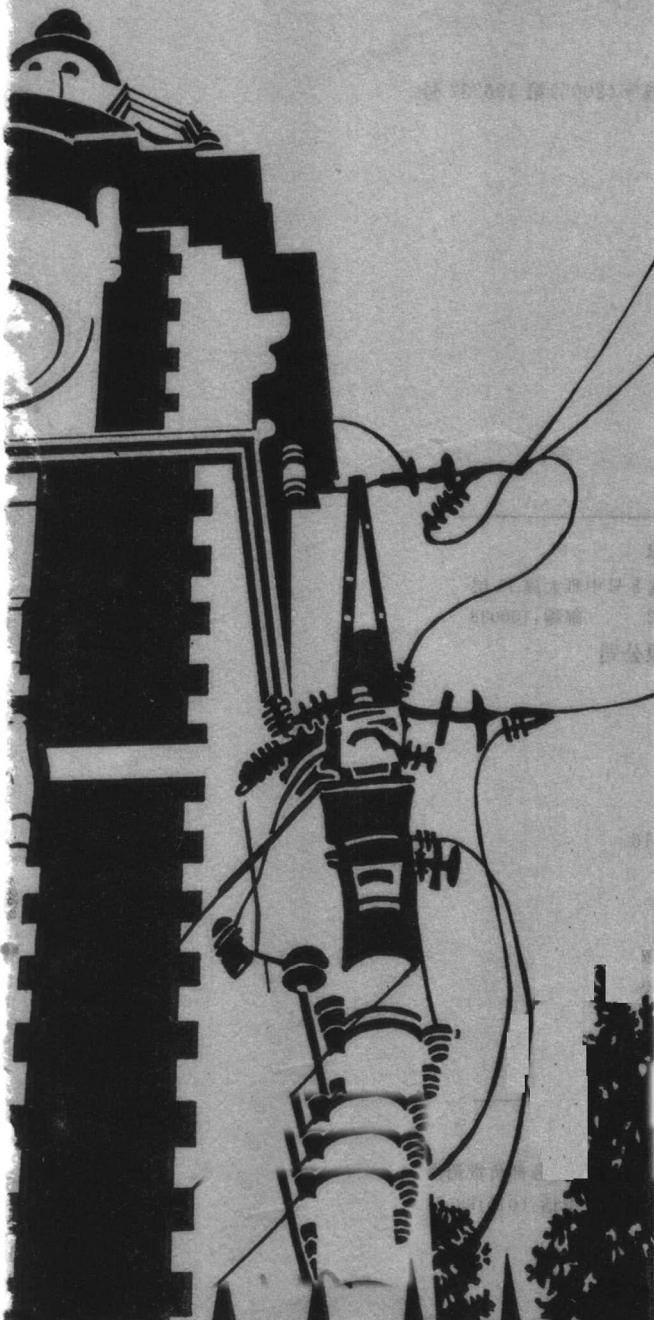
张铁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经营报图书  
CB-BOOK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夜,往事随风/张轶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ISBN 7-80207-220-4

I . 津. . II . 张...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237 号

## 津夜,往事随风

著 者: 张 轶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林宏、百钢

策划编辑: 朱百钢

责任校对: 曹秀梅

开 本: 635mm×960mm/16

印 张: 14.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书 号: ISBN 7-80207-220-4/G · 17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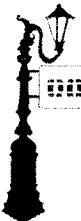
## 1

2004年10月，天津，忽缓忽密的秋雨下了一整天，到傍晚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我一身落魄地走在南京路上，斜风夹杂着冰冷的雨点让伞形同虚设。街上有着男人和女人，打着好看的花伞，都有着同样淡然的脸，每个脸孔写着不同的岁月痕迹，机械的脚步不一地向不同方向走着。我不知道他们都是怎样的男人女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或许街道像一个棋盘，每个人都是小小的棋子，就像王靖雯的歌，来去全不由自己！

他们毕竟都沿着自己的方向和生活轨迹行驶，而我呢？我看不到前方，我看到的只是迷惘！六年，曾经灯红酒绿和欢声笑语已成过眼云烟，像雾里看花，朦胧且不真实。短短的六年，我丢掉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包括爱情、友情、激情以及随风飘散的青春的尾巴，但我依然要苟延残喘，我还没脆弱到想死，尽管我已经失去了继续向前的动力！

## 2

走进友谊宾馆旁边的众鹏，迪曲声音大得像每一下都敲在心上，红男绿女们像刚放进锅里的皮皮虾，拼命地挣



扎和摇头，极其夸张地摆动着臀部。我选择了一个角落，刚刚坐定，三个促销小姐像幽灵般地瞬间出现在我面前，我顷刻被一股香气笼罩。等她们争先恐后地介绍完自己啤酒的品牌优势后，我微笑着冲中间那个波涛汹涌的 MM 说，谢谢，有二锅头吗？

推销虎牌的“虎妞”一分钟不到就送过来半打啤酒，她弯腰放酒时颤巍巍的胸部距离我眼球至多五公分的距离，看得我心猿意马。

音乐变得舒缓，发泄得差不多的男女在慢曲里密不透风的贴在一起，远看都像一个人似的。半打啤酒很快喝光了，我也初露醉意，头脑里支离破碎的片段随着酒精不停地显现，并在我四周弥漫扩散。湛蓝湛蓝的天空，枯叶破裂的声音，街头红色的出租车，酒瓶地撞击声，黑色的秀发，宽大的软床，王静雯的天籁之音以及弥漫着死人味道的一股血腥！

我觉得我不再适合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它不再让我放松，它只能让我紧张。虽然这种声色场所见证了我的暧昧或悲凉的一段青春，但我开始希望过平淡的生活。公元 2004 年，曾经的很多东西都将彻底地作古了！

先生！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男服务生微笑着向我递过来一张纸条，并冲四五米外的一个短发女孩指去。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请我喝杯酒？我迅速地写了五个字交给了服务生，你是富婆吗？

### 3

我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屈指可数的薄薄的青春已经渐行渐远。有时不得不承认，随着成熟的同时我也在慢慢地变老。走在街道上，目不转睛地用视线强奸美女的同时，我发现，同时，也被她们青春的气韵衬托得一脸沧桑，狼狈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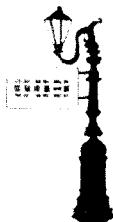
1998年，我牛逼十足的黄金年代！那一年，顺得让我踌躇满志，我在华苑小区买了很宽敞的房子，有一辆红色的夏利车，在机关任职并且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音像店。当然，也有不幸的事情，我在我女朋友林彤步步紧逼的淫威下，革命意志稍一松动，稀里糊涂地结婚了。女人是天生的感情动物，婚姻能让女人得到纯粹的安心和幸福，而男人则对婚姻有着莫名的恐惧。

结婚的前几天，我整夜整夜地不回家，和一群狐朋狗友穿梭于酒馆和酒吧，脸上总挂着大幕落下般的悲凉状。弄得他们直劝我说，你算不错了，起码性压抑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得继续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悲惨生活啊！我缓缓地抬起头，做了婚前最后一次总结性发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哥儿们在那边等你们！然后有力地挥了挥手说，哥儿们只是暂时退出江湖，假以时日，定当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和林彤相识是在1995年的3月，当时我们财会部组织去上海旅游，她是中青旅天津分社的导游。初见时我眼前一亮，身材娇小，皮肤白皙，清澈的杏眼加上马尾辫，虽不是美女但透着文静和清纯。两个月后，在我的策划严谨、组织精密的轮番攻势下，她终于单独为我做了一次免费的导游，于是，林彤成了我女朋友兼固定性伴侣。

1998年的5月，我们结婚了，简单而朴素，没选择旅游，因为林彤说，旅行结婚像是工作的延续。结婚那晚直到凌晨4点才依偎着睡着，没有做爱，不停地说话，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憧憬。幸福来得即容易又突然，甜腻腻的味道在周围弥漫。

结婚后，林彤参加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暂时不





用带团，培训中心离华苑很近，开车 10 分钟的路程。

音像店除了偶尔上货和对账，基本都是小雯在打理，她是我哥儿们大健的表妹。小雯高考落榜后，在肯德基和班尼路先后做过服务生，既机灵又会见风转舵，而且对港台音乐，海外影视无所不知，最高记录一天竟然卖出去 12 张《大话西游》的影碟。小雯很俏皮，长相酷似翁美玲，只是皮肤要白一些。头发形状天天换来换去的，前半周还清纯玉女形象，有种怜香惜玉的感觉，到了下半周基本就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了，弄得我总忍不住想问问包夜多少钱！

## 5

到了 7 月份，天变得闷热潮湿，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桑拿房，稍微动一下就一身的热汗，惟一能做的就是和冷气保持最亲密的接触，而我的精神也开始变得萎靡不振，因为法国世界杯开幕了。我正常的生活状态很快就被打乱，每天从晚上 8 点开始，连续的三场球赛一般持续到凌晨 3 点，连做梦眼前都是平整的像毯子一样的绿茵场。转天上班也精神恍惚，哈欠伴着眼泪接连不断，眼前总是雾蒙蒙的一片，看见谢顶的就想起齐达内，看见戴眼镜的就想起戴维斯。

男人和女人对足球认识的出发角度不同，对大多数女人而言，足球只是一种比较流行时髦的消遣方式，但男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足球。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来说，足球恢复了他们粗犷、豪放、好斗的本来面目，除了足球没有什么还能赋予他们如此大的激情。

林彤不爱看足球，甚至有点讨厌，她喜欢看恐怖片，都是挑战心理极限的那种。看时必把房间里的灯全关闭，再配上超低音加环绕，弄得鬼气森森的。有时我正看得心惊胆战的，林彤在身边悄然无息地抱住我，吓得我失声地喊：哇，贞子又缠身啦！

本来几年前我曾经很沉迷于恐怖电影的，记得刚看黄秋生的变态片《人肉叉烧包》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怕，而且逢人便说那片子没劲，碎尸的镜头少得可怜。我从小好斗，自以为胆子大，但 1997 年发生的两件事情，至今都让我心有余悸，同时也彻底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胆量。

第一件是那年的清明，那一段时间去了沈阳参加一个培训，回来后忙忙碌碌地竟然忘记了去北仓公墓祭奠父亲的亡灵，等忽然想起时已经接近 5 月。我老爸 1988 年 1 月 18 日死于重庆空难，一个在历史上就冤魂遍地的城市，出事地点距离重庆白市驿机场仅 16 公里。给我老妈打了电话，问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她老人家在电话那边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后说，这种事情还用提醒吗？

开车到了北仓，偌大的公墓冷冷清清，远处隐约的哀乐声不时飘来。高干灵堂里没有人，骨灰盒一层层被整齐的排放，曾经都是鲜活的生命，如今再没有功利和争斗，人的归宿都是安详的。有时到这样的地方我就会想起那首诗，很小的时候就倒背如流，但长大后才体会出其中的凄凉。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做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需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抱着老爸的骨灰盒到后院，很小心地放在地上，左右两边各放一个小花圈，前面放了点心和水果。烧纸时我絮絮叨叨地向老爸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了，其间想到他以前的笑容美貌还洒了几滴眼泪。

我老爸放骨灰的位置很高，我踩着梯子很小心地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扣上那扇小窗。正当我准备下来时，也





许是小窗没扣紧，突然重重地砸在我的头上，小窗上的玻璃碎成了几块掉在了地上，静得有些恐怖的灵堂发出的声响异常的刺耳，同时，惊魂未定的我，血流满面！

## 四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 1997 年的初冬。那天冷得出奇，回来时已经深夜，窗外的风时紧时慢，透着悲凉，听起来心慌慌地，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打开电视，漫无目的地转换着频道，大部分频道都雪花一片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在静得有些可怕的屋内让人格外心乱。

睡觉时大约凌晨 2 点，刚有点迷迷糊糊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短促且刺耳，深夜的电话往往都是些可怕的事情。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传来一男人的哭声，是我高中的同学吕利，他说他妈妈突然心脏病发作，人已经不行了，让我赶紧过来一下。

当时我住在雅安道和中环线的交口，20 世纪 80 年代初盖的老楼，一共 7 层到顶，我住 4 层。由于临交通干道，外表几乎年年粉刷，弄得时时光鲜。楼后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条污水河臭气熏天，蚊蝇肆虐，楼房内部残破不堪。

我刚打开防盗门，听楼下传来了快速的脚步声，很快，在 3 楼半的位置，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大概八九岁的样子，稚嫩的小脸惨白惨白，穿着绿色的棉裤和红色的棉袄。在目光对视的一瞬，我吓得几乎魂飞魄散，那不是一双孩子纯洁干净的眼，而是隐含着哀怨和杀气的女人的眼睛。

我几乎用最快的速度关上了房门，她的脚步在我门前停了大约半分钟，然后传来很轻地下楼的声音。我住这里很多年，从没见过这个小女孩，而且现在是冬夜的凌晨 3 点，怎么会在楼道里出现一个小孩呢？她的眼神？她的

装束？我惊魂未定地躺在了床上，突然发现原本昏暗的屋内呈现出一种惨白的颜色，像笼罩着薄薄地一层雾。但在一瞬间，困惑之中的我清醒了，原来天已经大亮了，那是光亮透过窗帘造成的景象。

难道是梦？梦只有一些笼统的情景，不可能有那么逼真的细节！我给吕利打了电话，我说你半夜给我打电话了吗？他打着哈欠说你有病啊，睡得正香呢，梦中的艳遇都让你搅散了！尽管我最终确定这应该是个噩梦，但我还是很快把那房子卖了，很低的价钱。一个月后，正当这事情我几乎淡忘的时候，吕利的妈妈真的死了，死于急性心脏病！

这两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后来去了南大道算命，那住着一个在天津小有名气的瞎老婆。我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和她讲述了一番，她要了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说我从现在开始霉运当头，未来几年会磨难不断！我问她梦中的小女孩究竟暗示什么，她只是说童女是最厉害的鬼，平时最好小心为上！从那以后，我几乎再也没看过恐怖片，除了那些蹦蹦跳跳的搞笑僵尸！



林彤很乖，世界杯期间那台康佳的大屏幕彩电一直被我霸占，她真的很善解人意，当然，也只是善解人意。耳濡目染，再加上我不遗余力地讲解，林彤渐渐地熟悉了几个球星，同时也慢慢地适应了我看球时的手舞足蹈，一惊一乍。我问林彤你觉得哪个球员最性感？她沉思了片刻，竟然说是荷兰的希多夫，那是一个长得和黑猩猩有一拼的家伙。我说你眼光也太差劲了吧，哪天我从店里拿几张A片，那里面的黑人都跟他那样的！

我追问有长相和我一样帅点的吗？林彤说那个光头裁判也不错呢！我叹了口气说，我怎么娶了你了呢，算是看走眼了，品位低下啊，你看巴乔的眼神多忧郁，小贝的外



型多潇洒啊？林彤看了我一眼然后深情地说，他们都深深地埋在了我心里！

那一段时间一般8点就躺在床上，把冷气调到很低，她小鸟伊人般地钻到我怀里，手在下面不停地摸索，时不时地说句好丑之类的词，然后继续乐此不疲地摆弄，弄得我半场球赛基本都处于“一柱擎天”的状态。于是我在中场休息时开始展开短兵相接地肉搏和反击。等激情褪去，疲倦袭来，下半场眼皮开始打架，一般坚持不了多久就沉沉睡去，以至于错过了很多场经典的战役。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林彤正聚精会神地看恐怖片，我问英格兰那场开始了吗？林彤说，快了快了，要不咱再做一次！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大部分球赛都错过了，林彤却把我店里的恐怖片都快看光了。今天荷兰和巴西，强强碰撞，我中午史无前例地在单位睡了午觉，晚上一回来又连喝了两大杯咖啡。上床前，看林彤把几张光盘放在枕头边，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我拿起来看了看，3张，《溶尸奇案》、《纸盒藏尸》、《满清十大酷刑》。

林彤搂过来问我，张轶，今天几场比赛啊？我说不多，就3场，没多长时间，明天天亮前准保结束！等第一场比赛开始后，林彤开始故技重施，在我身上百般挑逗，上下其手。而我有备而来，不为所动，全当享受免费按摩。

半场球结束后，我飞快地跑进书房，拿出一本《笑话集锦》，只看了几段，升腾的欲望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这时听林彤在卧室里喊，张轶，怎么拿个避孕套还这么长时间啊？我慢吞吞地拿着书回到了床上，假装一脸严肃地说，林彤，你的色情小伎俩被我识破了，等做完了我一疲劳，你再在我耳边不停地唱《梦里水乡》，等我睡着后，足球之夜就变成了你的恐怖之夜啦！

看着林彤惊讶地半张着嘴，我心里一阵窃喜。林彤撒娇般地过来搂着我说，哎哟，没发烧吧，你个色情狂魔今天怎

么也吃斋了？我说我好歹一足球流氓，今天我绝对不向你这个恐怖分子妥协！林彤笑着说，本来刚才我还想今天多尝试几个新姿势，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林彤说完，用手胡乱地在头发上抓了几下，然后躺下夸张地分开双腿，看上去既颓废又野性十足。正当我本就不是很坚强的革命意志被诱惑得接近崩溃边缘时，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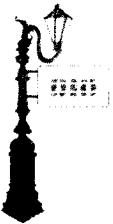
下半场还没结束，林彤搂着我自己睡着了，脸红扑扑的，乖巧的小嘴高高地撅着，真是我见犹怜。凌晨4点，第三场比赛结束后我依然没有困意，推了推身边的林彤，凑到她耳边小声说，老婆，恐怖片的时间到了！林彤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一句，换了个方向又睡去了。

## 9

早上，闹钟里“懒虫，起床”的声音在耳边急促地响起，我厌恶地瞪着它，它依然挑衅般的一遍遍重复着，很有专业精神嘛，于是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开关按钮，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天花板上的一排射灯依旧发着微弱的光，看来临睡时又忘记关上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犯着相同的错误。风轻柔地在屋内流动着，有着无数小动物图案的蓝色落地窗帘随着风轻缓地飘来荡去。

林彤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说，快起床！我艰难地睁开惺忪睡眼说，报纸上讲，醒后不要立即起床，最好再睡一会，这样有助于健康！林彤说好吧！过了一会，林彤装着特淫荡的腔调在卫生间里喊，美女洗澡喽，美女洗澡喽！我精神立刻为之一振，翻身起床，推开门看穿戴整齐的林彤在里面一脸的坏笑说，看来这招还挺灵，如果你还不起床，那我就喊两个美女洗澡喽！

等我洗完澡出来，林彤正在化妆，我穿戴整齐后，她依然对着镜子涂来抹去的，于是我说，不用这么复杂吧，化妆怎么搞得跟装修似的！林彤白了我一眼说，女人三分



天生，七分打扮，你懂个啥！然后在镜子前做顾影自怜状看了看说，你说我一美丽清纯，风情万种的都市小美女，怎么心一软就被你骗到手了呢？要没有我你现在估计还满脸青春痘冲着大街上的美女愣神呢！

我说你真是活雷锋啊，把我从性压抑的泥潭中拉了出来！林彤笑着说，张轶，我觉得雷锋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肯定被警察罚款，他经常违反现在的交通法规，疲劳驾驶，雷锋天天做好事，什么一夜不合眼风雪送大娘之类的，万一转天开车一犯困，撞了人可就坏了，万一撞个孕妇，可两条人命啊？我说党和人民白教育你那么多年了，怎么脑子里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照你那逻辑，南斯拉夫人民的英雄瓦尔特得判刑，他破坏市政建设，好好的桥都叫他给炸啦！

## 10

出了门，天阴得一塌糊涂，终于要下雨了。自从立夏以来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过雨，几天前下了一场所谓的雨，只是一分钟的样子，打了几声虚张声势的闷雷，雨点极小，地皮都未湿，像洒在热得发烫铁板上的水，瞬间被蒸发，这样的降雨除了对空气湿度的增加推波助澜外，对缓解高温起不到丝毫的意义。上空炮声滚滚，估计是在进行人工降雨，用土炮把干冰等打向天空，使之温度下降而形成降雨，多少有些违背自然规律之嫌。记得大健曾调侃道，难怪如今多灾多难啊，现在的人真是胆大包天呢，连老天爷都敢轰啊！

把林彤送到培训中心，我开车匆匆驶向单位。刚进财会部，就听得耳边雨声大作，透过窗户看，雨水倾泻般地泼洒，打在地上像冒起的轻烟。看到马路上东奔西跑，慌不择路的人们，我悠闲地点上烟哼唱着《雨中即景》，哗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们都在跑。这时李姐和王姐像落汤鸡似的跑了进来，我连忙笑着迎上前说，二位姐姐又去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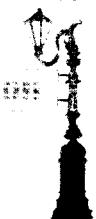
## 落水儿童啦？

我的主业是在天津一家金融系统的机关工作，好多人都认为是白领扎堆的地方，提起来总是一脸的羡慕，好像跟我掉钱眼儿里似的，其实撑死了也就白领里的乞丐。上班很清闲，咖啡清茶打发着一天的时光。机关总是这样，人们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慵懒散淡，含蓄且小心翼翼地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勾心斗角，慢慢消磨着激情和时光。

我工作的单位几乎都是女孩和女人，男人被零零散散点缀在其间。我很不幸，同屋的 100% 都是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女人，除了发工资，她们眼光永远黯淡且缺乏光泽，敲电脑时跟拆电脑一样，每天凑在一起，兴致盎然地将家长里短的永恒主题进行到底！于是，我待在自己办公室的时间少得可怜，往往去一楼，那里是新新人类的天下，一群没有压力的都市小白领。叽叽歪歪变成了莺歌燕语，话题也从七姑八姨变成了张惠妹和苏菲玛索。美女挺多，但丑女更多。记得有一句话，男人在美女面前不是流氓就是绅士，而我是流氓里的绅士！

机关里最缺少的是棱角分明和个性十足的人，因为激情在这里都会随着时间地推移被慢慢磨平。男人大多隐藏起刚性的一面，而女人既内敛又矜持。绝大多数人如我一样，抱定混的想法，因为在这里无论你付出多少，得到的都是统一的报酬。在这里想出人头地，你需要失去的会很多，包括尊严、本性、青春。你必须尽快地达到忍辱偷生的那种境界，因为这里是论资排辈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编织成的世界！

虽然我在单位属于公认的人才，但因无根无叶，混了几年，只有个不疼不痒永远和提升挂不上边的垃圾职位，所以工作热情一直不高，当我的音像店日见兴旺，存折里连拉长红线后，心态也就更淡然了。当然，我在这里属于很牛逼的那种人，两年内打了四场架，基本都是直接一拳





封眼，本来在这之前这里的男人打架都是靠嘴，其实我嘴比他们损，我只是觉得麻烦，不如拳头来得痛快。后来，所有的人都对我忌惮三分，并且对我评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 11

傍晚，车流在佟楼堵得水泄不通，我被困在中间，无法挪动半步。行人在车辆缝隙间穿梭，如穿花蝴蝶，敏捷且熟练。路口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招牌明亮醒目，它们像两个心照不宣的同性恋，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繁华地段，如影随形。我从没进过里面，因为在我看来，凡是不能喝酒和抽烟的地方，都是儿童乐园！

有时堵车时我喜欢看车窗外形形色色的人，人构成了都市最美的风景，一代接一代鲜活或老去的面孔。刻满岁月沧桑的老人，灿烂笑容的孩子，微笑间露出小虎牙的都市美女，涂抹着鲜红嘴唇的丑女，夹着公文包的白领男人以及混杂在人群中的乞丐。

正当我忍耐快达到极限时，手机响了，是大健打来的，让我到八里台立交桥下的奥西拉去吃饭。大健高高瘦瘦的，整个人外型和火柴棍有一拼，最好的形容也就是容易让人想起齐秦刚出道时那首和动物有关的歌曲。大健在摩托罗拉任部门主管，月薪不菲，而且绝对属工作狂的那种。

别看大健其貌不扬的，这么多年却在女人圈子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感情没浪费多少，感情炮却接连不断。要是说起身边的朋友，大健绝对可称色中高手，我相比之下也就一色中饿鬼。有一次我一脸嫉妒地问大健，你说我长得比你帅，赚得也不比你少，怎么那么多女孩儿都恋上你的床呢？不公平啊！何况上学时你也就是个有争议的数学课代表，而我可是公认的名副其实的生理卫生课代表啊！大健叹了口气一脸谦虚地说，其实和发达国家平均性伴侣

的数量相比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给林彤打个电话，告诉不回去吃饭了，正好林彤和她姐们儿毛毛去吉利大厦买衣服。林彤嘱咐我别太晚了，我说没问题，天亮前一定回去，林彤呸了一声笑着把电话挂了。

## 12

车子不到5分钟就开到了八里台立交桥，远远地就看到了大健的那辆白色富康。八里台立交桥附近学府云集，天大、南大、医大、师范，理工都在附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形成了韩国烧烤一条街，规模基本都不大，奥西拉是其中比较出名的一家。

刚一进门就在角落里看见了大健、陈静和姜晓珊。我们4人是在南大接本时的同学，接的都是金融专业。陈静在韩资企业做财务，外貌有些酷似张曼玉，绰号小狐狸精。陈静上学期间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当然轰轰烈烈的爱情往往是悲剧的，后来她消沉了好长时间；可是一年前却频频出现在大健身边，两人关系含糊且暧昧，据我推测观察有点像默契的炮友。

姜晓珊在农行办公室任职，虽外型丰满，但长相乖巧，后来我定义为胖子里的美女。丰满的女人大多胸部发达，姜晓珊也不例外，我以前曾对姜晓珊调侃说你以后一定能当行长，因为你是个“胸有大志”的女孩啊，姜晓珊当时气急败坏地冲我胸口抓了一下说，你真是个胸无大志的色狼加瘪三。

姜晓珊很喜欢我，这点就算我再不解风情多少也能感觉得出来，何况大健和陈静也曾有意无意地暗示过我。当时我和林彤正爱得热火朝天的，何况我骨子里比较喜欢娇小纤秀的女孩儿，后来我有意把我们的关系向哥们儿的方向引导，姜晓珊也是那种善解人意的女孩儿，慢慢地也就